

新经典主义文学的哲学视野对话

旋转与升腾

卷一

残雪 邓晓芒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经典主义文学的哲学视野对话

旋转与升腾

残雪 邓晓芒 著

卷
一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
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鲁迅：《野草·雪》

新努斯的大自然

——代 序

残 雪

如果人这个愚蠢的小宇宙惯于把自己当作整体,我便是部分的部分,那部分最初本是一切,即黑暗的部分,它产生了光,而骄傲的光却要同母亲黑夜争夺古老的品级,争夺空间了。但它总没有成功,因为它再怎样努力,总是紧紧附着在各种物体上面。

——梅菲斯特

《歌德文集第一卷·浮士德》第41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绿原译

她沉入了地球那些渐渐浓缩的物质里头;她正在这个星球的深处努力为自己开出一条路来。她看上去就像一只金银蝴蝶,进入了那个仍旧被照亮着的透明的区域,或者说,消失在变得越来越宽广的阴影里面了。

《宇宙连环图》第三页,卡尔维诺著

美国Harcourt Brace出版公司1968年英文版,

William Weaver译,残雪转译

一 新努斯的形成

在早期古希腊自然哲学中,哲学家们对于大自然的看法是一种自发朴素的想法。那个时代,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精神和物质还没有分家。这

些自然之子将自然的本质看作“始基”——水,气,无定形之物之类。始基其实就是精神与物质混合的一种象征物。到了赫拉克利特的出现,一种天才的辩证思想产生了。赫拉克利特提出“火”为自然万物的始基。在火的形象中,精神与物质第一次以既分离又统一的象征形式展示自身,并且运动形式的动力源完全来自自身内部。至此,哲学家们才真正悟到了,精神是同物质不同的东西,它由自然中的纯运动转化而来,是自然的最高本质。于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将这一认识上升到了崇高的理念,而整个世界也就变成了以理念为本质的世界。但天才祖先赫拉克利特的朴素世界观同其后千年的理性哲学之间是有微妙的本质区别的。他的朴素的本体论既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并不是后来的理性哲学的纯粹的一元论。然而历史转折点却是从赫拉克利特开始的,自此人类走上了追求纯精神的一元论的道路,并且经过两千多年最后达到了以黑格尔为标志的顶点。在这个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中虽有唯物主义来与唯心论抗争,但唯物主义哲学家往往缺少真正的辩证本体论和辩证方法论认识,所以并不能真正打垮黑格尔的坚固结构,只能提出一些改良的方法。新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大交融的世纪,历史的契机呈现在我们面前,对希腊人和黑格尔哲学中的努斯加以重新定义的时代已经到来。愤怒的黑暗的自由之母已经在深渊中躁动了几千年,新世纪将是她的权威的世界。自由女神的威力将席卷所有的范畴,波及一切现象界,死去的和将死去的,已有的和即将诞生的,全都受到她的洗礼,无一能逃脱她的魔力。挣脱千年枷锁的她一旦苏醒,便意识到了自身得天独厚的力量,意识到,她就是原始之力本身。她的力量从哪里来?她是一个矛盾,她的本质的分离运动就是自然之力的源泉。新努斯的自由运动创造出天地万物,这种既挣脱又皈依的律动,奏出新宇宙的旋律。

多少年里头,人类执著于理解分析自身所拥有的精神之力,从大自然,从太空中,从假设的彼岸去寻找这种力量的源头。这是因为人类还没有真正成熟,还过于软弱,蕴藏于他内部的使命还未充分显露。但这一切弯路,一切痛苦和毁灭,都是必要的,因为一种新型的本质图型正在黑暗中悄悄生长。这种新型精神的现身,以其从未有过的巨大活力,一下就刷新了以往有过的自然模式,从律动中开辟出无限的前景。

新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交合的大自然的基质为努斯,

努斯包含着她的本质——逻各斯。矛盾的二者进行着永恒的大自然的自分离运动。逻各斯使努斯的运动成形,努斯则不断打破逻各斯建构的图型。新努斯是精神化了的物质,新逻各斯则是物质化了的精神。交合的大自然只能是人的大自然,脱离了人,这个大自然就没入黑暗中消失了。这种自然观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者的不同就在于:新努斯的大自然是由物质与精神的交合所构成的。新努斯不需要上帝,因为她自己满怀信心地取代了上帝。作为大自然的本质,她也是人类自身的本质。这个本质是自行分离的物质的自由运动,其统一的目的是为了分离,其限制的目的是为了突破。从认识论方面来说,她是努斯与逻各斯同体的、情感经验意识与思辨意识合一的矛盾运动。一切思辨之力的源头都在人的、也就是质料的内部,而一切“内部”也成了“外部”。人类不用再去盲目地寻找,因为内外的界限已经消失,僵硬的划分不再有效。矛盾体要分裂,她在分离运动中自己赋予自己力量。这种事既不神秘也不抽象,它同人类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个人只要具有心的定力,执著于精神世界,就有可能意识到自我的本质运动。而我们的心血,既是运动本身,也是运动的力的源头。作为精神性的人,人必须体认物质性的大自然先于自身;作为质料性的人,人必须将精神看作一切大自然物质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将生命运动区分为“致动因”和“目的因”,也就是“实现”和“潜能”。这一对矛盾也是黑格尔从他那里采取的最重要、最核心的范畴。其实这就是逻各斯和努斯这个本体矛盾的体现。潜在的东西是比实现出来的东西更为基本和重要的。如果仅仅将潜在物看作观念,生命的起源就只能是神秘的安排。柏拉图的回忆说也是这同一个思路,导向神秘化的思路。但如果我们将潜能看作大自然先验潜在的逻辑规律,如果将对象设定成千变万化,不能一下子、也不能一劳永逸地掌握的本质性质料,如果再将认识看作人的思辨力同这个对象的交合,即,正确的思辨结构就是对象的本质,这样的方法和本体意识必将排除一切神秘论。黑格尔的“拟人化”思辨哲学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只要人将自身看作自然,目的性就是自然的统一意志,分离性则是更为基本的、自然的自由意志,努斯意志。自然的规律则只有当思辨投入质料对象时才会形成,在交合中形成。什么是客观世界?客观世界就是思辨与对象正确地交合,并

在对象中成为了本质,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不可能有单方面的具体“客观”。如果说黑格尔的理性化就是“拟人”,那么说一切事物都有一个“拟人”的本质也没错。逻辑思维就是客观事物的结构和本质,质料对象不是被征服,而是同思辨交合,结构出新事物。但黑格尔的理性(或拟人)并未贯彻到底,他的理论脱离了最为基本的身体意识、努斯意识,所以追溯其起源只能有上帝的解释。实践其实也就是自然活动。黑格尔将思维、实践同自然割裂开来,认为逻辑上先有实践,先有概念,自然是对概念的符合,这种观点仍然不是辩证的。交合才是辩证论,即使从逻辑上也应倒过来才解释得清楚。一种认识是否成功既要从思维方面,也要从对象方面检验,对象是更基本的思维。时间的不可逆既属于人类也属于自然,而人类也是自然。

黑格尔将精神对于自身的认识历史看作来自上帝王朝的“外化”行动。他的理论很好的说明了精神的绝对性和认识活动的辩证性,其中体现的辩证法直到今天都在指导着我们的认识。这是因为他的研究突进到了自然的最高本质,并以其慧眼看出了最高的自然之谜中关于精神的那一部分的谜底。如今身处新世纪的艺术家们则突进到了这个精神之谜的反面,发现这里有另一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这就是质料意识的新宇宙。而这个从物质转化而来的自然的结构,正好就是黑格尔的上帝王座的本质。这难道是一件偶然的事吗?被黑格尔称作精神的自我“回忆”的那种东西,在我看来则是大自然的先验结构。也就是说,一切纯粹的精神运动,都是自然中的质料在展示自身的结构。这个观点是同黑格尔的结论——“太阳底下无新事”完全相反的。因为质料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它并非黑格尔设定的可以穷尽的、封闭的纯精神,反倒接近于作家卡尔维诺所设定的那种真正的新、永恒地新的事物。黑格尔的精神王座很容易导致满足与循环,我的自然结构带来的则是焦虑,不满与永恒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切切实实的,因为它就在每个追求者的身体里面,只要你善于静下心来体会。人的自我意识就是精神的实现,这种意识首先来自个体的莫名躁动,来自先验结构的身体暗示。自然这个活体以其脉搏的跳动决定着大脑思辨的走向,人类在时间的实践中也一直在印证着这个结构。大自然从来就是积极的、充满雄心的,并且是永远不满足的。人类因不满而痛苦,也因不满而奋起追求,只有这种追求本身才是幸福。只要你身处自

然中,你每时每刻所遇到的就是新事,新体验,而你的实践也只能是新的。真正的自然意识不允许循环与倒退。所谓精神王朝,所谓回忆,既不是宗教境界也不是心理学记忆层次,它只能是自然的先验机制在启动中所产生的现实。这个启动权是人类的特权,也是人类的使命——一种无退路的无止境的奋进运动。

二 以新努斯本体论为原则的努斯认识论

从哲学本体论来说,新努斯自然观是哲学领域里千年争论中产生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一个中和,它以东方元素的参与有力地将这两派包容于自身,重组出一个崭新的图型。它的本体论主张精神与物质的交合为自然;它的认识论主张质料意识与思辨意识合一,二者在对立中交替上升;它的立场是现代相对论的立场。这种哲学观、艺术观的底蕴也透出千年中国农耕文化的色彩。相对于西方人,只有中国农耕文化模式使人的思维具备了与大自然(即人的身体)进行纵向本质交流的巨大潜力,但这个潜力又只有依仗西方人的世界观才能认识到并开发出来。几千年的实践证明,单靠中国文化自身是产生不了高级的哲学和艺术理论的。当今的世界精神潮流已到了一个转折点,我预感到,中国人为世界精神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时机到来了,世界进程将要以中国元素为主要推动力。

大自然赋予人的使命就是实现她自己也要实现人自己。这个同体的关系迫使人在自分离中自力更生地突破,以这种叛逆的方式去虔诚地领略自然的目的,将自然那开拓性的、日日常新的雄心壮志发挥到极致。凡不能创新的思想,都不是自然的意志。努斯母亲是涌动不息的泥石流;是永恒地更新着的生活常青树;是现代人那被内部灵魂矛盾憋得要喷发的火山;是哲学和艺术中的思辨运动的本质。其认识论的方法是,个体性、质料性的一方不断聚集、朝着对立面给它范导的方向不断挤压自身;而作为普遍性的思辨性的一方则为个体性在挤压中的爆发赋形。努斯是运动的内容,逻各斯是范导的形式,二者合一的律动形成了现代认识论的模式。这个模式体现在人类社会发展,也体现在艺术审美活动中。努斯认识论的核心是强调质料(经验、表象意识)的主导作用,强调精神的物质本

质,它是基于精神与物质交合的自然观的认识论。

与西方的主流哲学理论轻视认识论中的质料意识,独尊思辨相反,新努斯的认识论将质料看成思辨的本质,将其重要性和决定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上。但这种模式又不同于机械唯物论的模式,因为它不是将对象将自然看作僵化的“物”,而是看作内含精神的、精神与物质互为本质的活体。以这种立场来观察社会活动、审美活动和科学活动,自然就成了我的自然,我也就成了自然的我。这个我所拥有的认识论中的质料元素是由自然中的物质转化而成的,它在认识运动中具有最为活跃的表现,它又是认识活动中的力的源泉。它将间接的自然原始力传递到思辨意识中,使得思辨意识可以自由地为质料赋形,二者共同创造出千变万化却又万变不离其宗的认识图型。

黑格尔哲学本体论中关于思辨构成自然本质部分的精深论述直到今天都在不断被验证是正确的。马克思对他的本体论批判虽然在感性实践方面击中了他的要害,但在思辨构成自然本质这个观点上,马克思(还有列宁)作出的分析并没有达到黑格尔的精神层次。黑格尔的思辨至上的自然观有一半是正确的。因为大自然的本质确实就是思辨意识与质料意识,否则能是什么呢?马克思将黑格尔的思辨降低为他个人的主观意识,这是十分偏颇的。当然,黑格尔轻视实践(尤其是感性实践)的原因在于他不愿意用实践去证实思辨,在他看来,思辨是至上的、属于上帝的,而实践则牵涉到他所看不起的质料意识(即他称之为对象的东西)。即使是高级的理性实践,也牵涉到间接质料意识。作为对思辨意识本身论述的大框架方面,黑格尔是独特而创新的。他的盲点在于意识的构成方面。他的关于意识的定义:“意识是把自己跟某物区别开来同时又与它关联着”(见《精神现象学》58页)是有片面性的。同某物区别而又关联的是思辨而不是整个意识,因为意识里面还有质料意识,质料意识就是那个某物。质料意识是从感觉开始一直上升到理性直观的意识,而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从唯物论立场出发将大自然定义为感性自然,没能看到黑格尔的客观思辨就是大自然。大自然作为身体是有思辨的身体。但黑格尔却独断地说,自然仅仅是精神,一切物质都是非本质的虚幻物。他用物质世界的本质——精神取代了整个大自然。质料与思辨是一个东西又不是一个东西,它们自我意识的形式和内容,只有既区分又统一的立场才是辩证

的立场。大自然作为头脑意识是由血肉情感养育着的头脑意识,但头脑意识并不等于感性意识,大脑也不等于身体。马克思却说,大自然仅仅是感性的,黑格尔的理性自然是主观幻觉。这也是以偏概全。只有将黑格尔的理性自然和马克思的感性自然结合起来,又将感性和理性看作互为本质的,才能建构起完整的大自然。

新努斯认识论并不停留在感性领域。它同西方的概念认识论相反,以直观来同思辨的概念抗衡。这种新型的直观在认识运动中形成一个上升的体系——从感性直观,知性直观,一直攀升到理性直观,自然因而在理性直观中成了生生不息的生命万象图,而不是黑格尔那种在以太中旋转的封闭光圈。新努斯自然观的优势在于它的巨大活力与开放性。因为其动力源不是上帝而是自然本身,人类一旦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就会破除那些人为的障碍勇往直前。又由于这是一个不封顶的、内外界限不断转化的模式,其灵活性远超黑格尔的封闭光圈,它便给人类和个人的认识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深广的前景。在这个方面,生命万象图充满了平民性的民主意识。

从希腊哲学到黑格尔,对于努斯和逻各斯之间的关系的区分一直比较模糊。就黑格尔来说也是摇摆不定的。他有时将努斯看作生命的、原始的意识,有时又将逻各斯和努斯看作一个东西。他的唯心主义的立场使得他只能有这种模糊的解释。我认为,努斯是认识运动中更为基本的、黑暗原始的、质料性的意识,逻各斯是努斯母亲的儿子,是思辨意识,是区分赋形的能力。人作为人的明显标志是逻各斯,是理性;但逻各斯又是从带有兽性色彩的努斯里面产生的,努斯意识是逻各斯的身体。身体没有大脑则无方位,大脑没有身体则无力量。认识论就是二者之间的纠缠扭斗,是不断否定又不断肯定,不断毁灭又不断产生的运动。主体的这种辩证的律动既要倾听逻各斯的召唤,又要分辨努斯深藏的微妙意图,双方的对立其实又是紧密的合作。关于这个方面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作了很多描述,这些描述都很精彩。但由于黑格尔的上帝创世论的、独尊精神的立场,没能对努斯在认识论中的作用加以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所以他的描述显得是一种单边的认识论,只有一个逻各斯在那里忙来忙去,一切经验性的质料都被作为非本质的东

西被逻各斯所否定、征服和吞没了。他所追求的是透明的概念世界,他的认识论是思辨至上的。这样的认识论,如果上帝不赋予个体以神秘的力量的话,个体就会缺少认识的冲动。新努斯认识论则正好在这方面处于优势,因为认识的力量来自内部的质料元素。运动越活跃,质料本身就产生越大的能量,思辨也变得越敏锐。这是一种自己激发自己的运动,也是自然的先验机制得到启动后的自由运动。

由于纯一元化的自然观,黑格尔的自然模式是以太中的封闭光圈。这个光圈在以太中“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展示着它那轻灵而单调的美。他由此得出结论:“太阳底下无新事”。黑格尔已经通过他的哲学将光圈造好了,后人只要遵循光圈的律动就是实现了上帝的意志。很显然,当今的社会历史以及审美活动并没有遵循他设计的这个模式发展。如果我们要找出他的根本缺陷,就要追溯到自然本体论上面去。西方思想中的纯一元论在当今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中日益显出力不从心的颓势。抛弃空洞的“正义”,“道德”之类口号,将属于生活的归生活,重新检验以往指导思想的正确性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更重要的则在于要清理西方主流思想中的传统认识论观点。在黑格尔的纯一元化认识论体系中,思辨力是万能的。实际上,他的思辨就是上帝的化身。在他的否定之否定认识论中,思辨是一切,一切环节都是由思辨转化而来。诚然,思辨由于自身的单调和苦闷,也造出了一个“他者”来作为内部的对立面。但这个质料性质的对立面,思辨用不着认真地将它当本质,因为它是为思辨存在,迟早要被思辨吞噬的。它虽然以其实体性显示着思辨的本质,但毕竟当不得真,是一种假象的存在。因为凡质料皆为假象,只有纯思维才是真。黑格尔的书斋型认识论偏执到了不看事实,一味沉溺在推理的快感中的程度。说到底,他既不尊重大自然也不尊重自然的高级产物——天才。他的认识论是窒息扼杀创造性的。因为大自然的丰富性是体现在人的质料意识中的,质料意识就是经验意识(包括情感经验)。这个质料意识同思辨意识互为本质,是思辨意识的力的源头,努斯的化身。它也是哲学和艺术的根。撇开质料谈认识,就是撇开微妙的变化无穷的身体,撇开生生不息的自然的空泛谈论。这样的认识论所作出的判断也必定是片面的,无根的,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三 新努斯认识论是以反叛来达到皈依的认识论

新努斯的认识论还是一种以质料的反叛、思辨的镇压来拓展主体自我意识的新型认识运动的理论。认识是一种自由运动,现代人的自由需要最为严厉的自我制裁来促使其成为高级的律动。但是作为自由元素的质料,自始至终都是作为反叛的角色在运动中呈现的,这也是作为思辨的逻各斯对它的要求。因为精神要拓展,别无他法,只有这种反叛性的创新突围是唯一的方法,任何服从,任何因循都不属于精神。奇怪的是这种反叛又是本质的皈依,越反叛,越皈依,逻各斯的理想在新努斯的匪夷所思的行动中得到了建设性的实现。由此进入新一轮的认识。这新的一轮又是反叛和制裁的拉锯,绝无半点缓解与懈怠。现代人的神经已强大到能够经受这样的折磨,这是一种净化心灵的自觉的道德折磨,这种折磨给人带来延宕的安宁和对愉快的期待。将这种模式运用于社会生活,则会促使我们眼光变得更敏锐,在作出判断时内心的权衡变得更为复杂,更贴近身心的自由律动。这是一种二元的认识论,因为时代在发展,自然的环境和人心的现状已经变得远比过去复杂,人在进行认识运动时必须有身心的共同投入,单边的思辨判断已经远远不够了。人要实行道德的生活,就得具备更为高超的判断力,更为深切的同情心和与自然、与人沟通的能力。有时候,一次认识运动往往成为内心一场惨烈的战争。但无论何时,人都应该将自己看作自然之子,在自己身上实现大自然的意志。

在社会生活和审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属于普遍性的横向交流。新努斯认识论强调的则是与其对应的一种纵向交流。这种交流在冥想中进行,是大脑与身体之间的深层本质的交流,也是人对大自然的一种特殊终极叩问,一种答案(或认识图型)就在叩问之中的新型实践。纵向交流当然也是由横向交流所触发的,但它是绝对个性化的。在这种交流中个性必须突破共性的钳制,才能抵达那黑暗中沉默的努斯母亲。所以纵向交流的境界往往是朦胧的,实践中的思辨往往是退居到幕后起作用的。因为人不可能用规定性的判断来把握尚未显露的深层本质,本质一旦显露,就不再是深层本质,而成了普遍现象了。只

有反思性的实践是抵达自我深层本质的唯一方法,此种通过表层经验意识的重组向深层突进的反思性运动(也就是终极叩问)的过程本身毫无例外地会呈现出本质图型。也许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的姿态更接近于这种身体交流。农夫在田野间孤独地劳作的身影,不就是他对作为自己身体的大自然的不间断的叩问吗?这种自相矛盾、不断突进的律动,在当今世界艺术领域内作为原动力,再现着大自然的纯创造的画面。孤独的中国人在长期缺乏与人交流的环境中培养了自己进行另一种交流的潜力。但潜力仅仅是潜力,如果不向西方经典哲学艺术学习,你的潜力就等于无,一个不能产生出“有”的,废弃了的无。于是,保持对身体的好奇心,将自然事物当作一个谜来解,让冥想中的认识律动体现自然的自由意志,是本世纪我们的重大任务。而开掘个人的冥想能力,则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前提。

在新努斯的认识运动中,逻各斯和努斯依然保持着本体论中的同体关系,与此同时却又是尖锐地对立着的。二者在运动中的表现,均来自它们各自从本体论带来的必然性。质料意识的特点是充满了变化无穷、难以把握的偶然性,它以其在深渊中涌动着的无限可能性既拒绝着思辨意识的表层规范,又诱惑着它向内深入,去捕捉那真正的本质,为其赋形。这样的努斯,在认识活动中开辟出一片从未有过的新天地。质料决不是被动、非本质的、等待着思辨意识来将其纳入自身的对象,而是不断地有精彩的表演,有深层控制力的能动的本质元素。正是因为有了它,思辨意识才获得了原动力,有了目的性。因为是它的自分离的本能在导致着认识的深化。作为逻各斯这一方来说,努斯的原始欲望一旦为它所意识到,它就立刻变得高瞻远瞩,充满了突进的雄心。它要对努斯的原始力给予极致的压抑,迫使努斯在严酷的氛围里奋力一搏而突围,这个突围的姿态就是它所暗中谋划的特殊的赋形。这是天然和谐,互为本质的律动,是在世纪生活中渐渐显露的大自然图型。在新世纪的人类社会活动中,新努斯的认识论将启发人,使人变得更为关注自己的身体(即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个人气质修养),更加善于运用换位思维,在矛盾冲突中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考虑问题。而不是像冷战思维那样,双方凭着某种空洞的理念横扫世界。大自然是无比深邃,有无穷无尽的能动性和可能性的。但如果我们不尊重她,自以为是地凌驾于她之上,她就向我们关闭。其后果是毁

灭性的。因为她给予过了,我们没能领悟。只有大脑与身体互动的思维运动,才有可能抵达母亲的内心生活。旧中国式的孤独生活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类社会生活应该既多样化,充满创新,又相互依存,充满和谐互补,为实现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而努力。这才是自然母亲赋予人的使命。

新努斯思维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不同于黑格尔的划分。在认识运动中思辨为直接的客观性,质料为间接的客观性。因为思辨意识直接就是自然中的精神,质料意识则是自然中的物质通过意识进入认识进程中产生的转化物。从另一方面看,思辨又是间接主观性,质料才是直接主观性。二者性质不同,功能也不同。思辨意识更为客观清醒,范导着大方向和本质规律;质料意识则更有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不断涌出新的可能性以供思辨来塑形。黑格尔将质料说成是被动元素是一种武断,哲学和艺术认识运动中的质料并非心理学中的质料,它就是思辨的本质。它是想象力,是生命的源头,也是推动思辨发展的原动力。质料思维是反思性的理性思维,即,打乱经验意识来进行重组的高层次认识论思维。它将质料意识和思辨意识用强力区分开,相互对抗,在对抗中统一。这种投入性的自我意识运动中的对立元素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是我的镜子,我是你的镜子;马甲后面还有马甲,镜子后面还有镜子。反思性实践活动是哲学、艺术和科学等领域中的最高创造活动——一种发自根源的纯创造,真正的自由运动,也是大自然将自己的本质结构通过人类来展示的方式。

四 作为自由意志的新努斯

新努斯认识论决不是提倡非理性的认识论,虽然它是对于在西方统治了几千年的主流哲学的颠覆。新努斯是逻各斯之母,是思辨的根基。质料意识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实质上倾向于理性,要同理性合谋的认识论中的元素。人们观察到了质料意识的叛逆性和反规定性,便误认为经验和想象力是反理性的。这是缺乏辩证意识的、目光短浅的观点。揭示出努斯与逻各斯同体的奥秘,便是对这种后现代观点的最好反驳。凡属哲学和艺术上的认识,都不可能是纯粹非理性的。努斯呈现出来的“非理

性”，正如道德意识中的“恶”一样是一个假象，它在认识运动中所发挥出来的原始冲力是同逻各斯的共同合谋。没有逻各斯，努斯也就不成其为努斯。那种非理性的、倒退到兽性中去的努斯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的幻想罢了，因为人作为人的标志就是理性，就是自我意识。无论努斯的反叛多么决绝，彻底，那也是逻各斯的意志，因为二者是互为本质的。如果从二者对立的角度来说努斯是非理性，那也是理性中的非理性，即理性对自身的否定，超越。当然，作为艺术家我们今天强调努斯的决定性作用是有针对性的，时代精神要求我们这样做。西方千年的主流哲学中只有一个强大的逻各斯，母亲的身影一直被遮蔽着，仅有偶尔模糊的显现，而就连那种显现也是被曲解的。强调努斯的根源性力量就是强调自由意志。大自然的自由意志首先不是来自逻各斯的规定力，而是来自努斯母亲的原始爆发力。但这种原始爆发力不等于猛兽嗜血的非理性之力，努斯的爆发力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它的本质是逻各斯，它自身因这本质而高贵。努斯将自由的任意的原始力向着逻各斯爆发，并将这力传递给逻各斯，使得逻各斯能够在同一瞬间为这伟大的力量赋形，双方在这个运动中既制约，反制约，又合谋。这两股力的扭斗造成的律动就是我们今天的道德认识和审美认识。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保护原始创造力，保护儿童天性中萌发的自由意识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我反对将自由贬低为非理性，时代要求我们对此加以厘清。

黑格尔的思辨认识论以“有”作为开端，以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作为方法和规律形式。尽管这个抽象的“有”要经历质料性对象化的否定发展阶段而返回自身，一个事实却很明显，“有”的概念是纯精神性的上帝的产物。这个纯思的“有”以否定运动为其本质存在，发展出庞大的自我意识体系，上达客观绝对精神（上帝），下至日常道德，在百年的历史风云中主导了哲学思维的方向。与此相对，新努斯认识论的“有”则是物质性的，这个物质性“有”内含作为对立面精神，因而它具有自分离本质，以分离运动为其存在——物质与精神这一矛盾只能在分离中存在。所以同黑格尔的否定方法论相反，新努斯认识论是以肯定性的思冲动（即思辨从质料中冲出的分离运动）为开端。努斯的肯定性冲动立刻凝结成否定的图型——逻各斯的图型，于是认识有了否定性的肯定结果。这是实践性的方法。在冲动发生时主体无所谓肯定或否定什么，只有自分离冲动。但

冲动本身带有肯定性,即原来没有,现在“有”了,所以是一种肯定的否定运动。说它是肯定的否定运动,是因为反思就在冲动之中,每一次冲动都是一次反思。就此而言,新努斯认识运动并非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质料的“痛苦”,或质料意识等待思辨来解放自身的过程。思冲动其实是努斯解放思辨的冲动,却又往往同时是逻各斯强力压制下爆发的大欢乐的运动。这种无前提(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冲动比自否定或否定之否定的运动更富于原始创造性,有种一不做二不休地创造世界的气魄。同时也更能体现大自然的自由本性——作为矛盾存在的大自然只能存在于自分离运动中,不能不分离。是这种绝对的分离意志在给主体的认识源源不断地注入力量。为什么是物质性的“有”?因为自然的本质是努斯;为什么是自分离运动?因为努斯的本质又是逻各斯,这个本质要在分离中实现。努斯的一分为二是自然的本质图型,思冲动仍然是岩浆喷发的质料运动。

在建立一种主体性的自由概念方面,黑格尔的创新的主体概念论使得古典自由观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时代在发展,新的问题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即,自由到底是什么?除了说它是上帝的意志之外,是否需要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很显然,当今即便是在西方,将自由说成上帝的意志或逻各斯的冲动也不那么有说服力了。新努斯的自由观是一种追根溯源的自由观。也就是说,要追溯到逻各斯背后的努斯根源,才能揭出自由运动的原始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努斯自分离的最高意志,就是它成为了大自然的事物的必然性。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是可以自由的。

关于这个概念,黑格尔强调的是逻各斯的超越性和规定性作用,也就是形式。但我认为就自由本身来说,内容才是更为基本的、我们今天要强调的东西。认识冲动爆发前的质料是有倾向性的,它是一种有思辨在内的模糊意愿,黑格尔所说的任性的自由就是它。诚然,认识一旦实现出来成为行动,就成了有规范的了。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潜在的可能性里只有一种倾向——规范倾向。应该说反规范的倾向与规范的倾向同在,爆发力是反规范的,掌控力是规范的。自由的行动就是在二者的矛盾运动中展开的。事实上,凡是充分意识到的行动就不再有创造性也不自由了,人不能先想好了再冲动。虽然是在逻各斯的间接范